

芝翁園文集

和特  
1777  
6



特  
16  
1777  
6

芝荷園文集

卷之

芝荷園文集

八

靜好館藏



此卷夫字  
皆作夫尤  
誤淨寫之  
時當改

芝荷園文集初編卷之八

筑波

石正猗仲綠著

東谷

伊當篤伯厚校

碑

高尾山碑

曰若愁舊紀

聖武帝十六年甲子行基大士肇闢武州——高尾之  
山牟刻醫王像奉之名寺曰有喜名院曰藥王爾後  
荒廢多歷年所應安中沙門俊源者不知何所人來

游高尾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俊原受法於京醜  
翻俊盛法印遂迄于今累世繼其法云相傳俊源勇  
猛精進能奉禱事其浴所在東澗中稱為靈泉嘗修  
十萬護摩心疲假寐夢人面而鵠啄冠蒼蛇衣竺服  
背出焰火腋張兩翼擁劍跨白狐謂已曰余為阿遮  
羅明王叔世多辟諸魔寔繁為徒余震雷馮怒將降  
伏之故現此竒變是曰飯繩神女當禋祀旦而欲自  
刻其像思而未得一夕異人來曰我能之乃廬於山  
西窮谷巖石之間弗許人覘之七日始成其像則如

所夢而威靈赫赫見者毛起不得正視異人亦不知  
所去乃建祠安焉土人倚俊源祈禳罔不得社者異  
人之廬厥跡猶存焉今也曰炊谷俊源已化二世曰  
源廣三世曰源尊四世曰智圓五世曰慶圓六世曰  
慶尊七世曰源智八世曰源實九世曰源惠十世曰  
堯秀堯秀奉法甚厚西往醍醐師事堯圓僧正堯圓  
即俊盛十世法孫也始見堯秀愛其深於敬信授之  
以密法諸書暨法器八器各有銘乃受焉而旋以具  
鎮藏焉——十一世曰祐清十二世曰堯永十三世曰賢

俊十四世曰秀永十五世曰賢秀十六世曰秀憲即  
今利主也奕世相承纂修德業繇俊源至源惠籍于  
紀高野堯秀之後籍于和長谷若京智積其祀飯繩  
神亦始於俊源盛於源惠至鞭笞其神莫以尚焉堯  
秀以還唯承守醍醐之法與尊崇醫王而已也雖傳  
飯繩之法不敢宿其業歲時祭以其物亦敬而遠之  
然而威靈不坻伏日益新矣——自東都公卿大夫士  
庶及鄰國民人不愛玉帛錢幣來請大命者旦暮相  
屬於塗今為隆也維嶽東距東都城百五十里西連

嶺甲斐南接壤相摸盤根所據亘七十里乃陟其巔  
俯而眎之常毛房總諸山若累塊積蘇焉峰凡七十  
餘草木蒙籠吐納雲霧峰下則谿壑爭流雲雪東走  
洛合川其山水之美難得而繡縷也南面醫王宮揭  
焉遮那殿護摩堂夾之飯繩祠在其西北隅右則藥  
王院院中有白雲閣亦皆衝闕於陳厓啓扉於峻路  
至今刹主造飾諸堂宇倍敦於疇昔東峰有神祠中  
古駿州淺間之神降于茲因奉其祀東南谷中有雨  
寶陵陵上安空海大師所為雨寶童子像故得名焉

嶽足有山王太宮二神祠及安養寺吉祥寺實相院  
不勒院蓮華院淨土院又山中有靈禽霄鳴曰佛法  
僧其聲振乎林木而人靡見其形者名曰三寶鳥  
猷廟始壘書賜香火地若十申之賜 命曰從今以  
往高尾利王朝東都其賀 朝廷即位當特拜帝鑑  
班每歲正月朝賀當特拜大廣班永以為例

憲廟時利主秀永入東都請祠部之吏曰昔者我山  
兼 朝命厚集衆僧講習經論是為壇林以越在巖  
險勞於薪水四方之僧徒不旣法壇久廢伏願賜

命得復舊制秀永竭力法談以為衆僧之率祠部以  
聞 教曰可實元祿十五年也一隸于藥王院一寺  
凡二十利七利在相州十三利在武州其寺名別錄  
寬延己巳歲利主秀憲與其上足弟子秀興相議刊  
石以貽永世石正猗乃誌其事繫之以銘其辭曰  
天作高山行基攸荒柝拔械兌有夷之行今此下民  
載被厥光不逢不若山林大康皇矣中興於字俊源  
于胥斯土來朝振幡率雲水滸陟乃在嶽昭事醫王  
閔宮維新懷柔百靈及飯繩神維持法網合應天人

世世傳叙克嗣徽猷崇基表利執事爰周西俯甲嶺  
南臨相流勒銘隆碣式樹神丘

道灌丘碑

里曰日暮寺曰本行在東都郭北寺有丘曰道灌丘  
奚名道灌太田氏之號乎里人思太田氏也里人奚  
思太田氏無忘其惠也寺西北有山亦曰道灌蓋山  
則太田氏保鄣之遺而丘乃其丘侯臺之址也舊無  
丘唯址耳有之病自里人之思太田氏也自有丘二  
百有餘年于今矣相傳昔太田氏既凶里人過其墟

盡為木叅乃閔壘壞臺地彷徨不忍去因丘其址焉故  
丘與山皆用號名矣寺舊在谷中里太田氏群屏攝  
之所在而道灌曾孫今懸河侯世世相承以守其祀  
也寺與群屏攝遷於斯里者繇寶永中也遷則得斯  
丘蓋不幾而得矣可不謂奇也替諸譜牒太田氏名  
於資宮左衛門大夫道灌其號源光祿賴政十世孫  
父道真名資清以永亨四年壬子生道灌於相州  
谷少坂廓有大志博涉經史善兵法明畫策是時天  
下戰爭諸國瓜裂各據其黨迭為唇齒道真道灌二

宮當作官乎

世屬管領上杉氏府中推道灌瞻智豪邁有文武之材專委兵機之要長祿二年戊寅城武州江戸焉而鎮之正其封疆險其走集每與鄰國戰利在以寡勝取兩毛二總諸城聞風震懼降者不絕大半為土杉氏之有者皆其力也既而州界寧肅百姓悅服道灌增修德信以懷初附至敵國諸將皆謂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寬正中道灌入京王人采道灌所詠國風奏御

天子乃賜御製歌一章以褒揚之迄于今世所傳

稱其人英武而文者可知也寬延三年庚午寺主僧日忠與懸河大夫圖之樹石于丘上俾余屬歛事石子曰昔灌公之德及武州人豈猶荆人之思羊叔子乎不然何至斯里之人亦無忘其惠丘其址焉以貽諸後世也吾聞之羊叔子必無子襄陽百姓於其平生游憩之所建廟立碑歲時享祀望其碑者靡不隨淚也唯灌公者異於此國初時其五世孫資宗為稟茅土之封食邑五萬石寔為道顯公孫顯公又四世于今瓜瓞綿綿奕葉昌阜其斯為盛矣方今懸河君



大夫以歲時朝東則春秋齊肅有事于群屏攝遂登之  
斯丘望之必有若觀當其時編裨分隊整勒戎馬旂  
旗繽紛白羽若月赤羽如日鉞司徒銳司徒各慎其  
中猛士發揚踊躍用兵乃皆延頸企踵以待斥候之  
舉燧者焉爾於是乎君大夫慨然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將慎其四竟完其守備訓有司以義施小民以惠  
而光昭令名以示子孫無亦監於斯乎然後知里人  
丘其址焉寺主碑其丘焉皆有由也夫

題跋

題查餘

享保己亥歲三韓修聘余年十二從先大夫會其製  
述官三書記于濱松客館時童子何知亦唯一二小  
詩鬪其敏速耳今茲戊辰韓使又聘井子羽宮文筆  
與余門人數輩會於淺草館其唱和筆語纂輯爲編  
余誦諸子之詩則典麗渾雅各極精巧即知方奏諸  
昌衍之上時彼縱能解牛鳴亦不能辨諸子泯泯之  
音也余則恨乎從使之枚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不啻  
觀韓人之狼狽顧念幼時從先大夫所驩宛然在心  
目乃復有嘆爾時不可得也遂書此言以弁其首云

題東寧帖

滕子文有好竒之癖頃持一帖來示余曰此竒珍也  
乃披讀之東寧鄭成功者贈金於其弟在肥長崎者  
書也凡二道實我正保中也聞之子文所云向東都  
人或游長崎偶得成功弟之曾孫驩甚請觀其書於  
其家因臨寫而歸一日子文得諸友人之所既而以  
爲長崎人率儂巧多詐往往爲偽造能欺惑人則此  
爲贋不可知也然其遺墨中豪邁之氣見焉頗似非  
偽造者之所及則爲真亦不可知也惟其竒珍也何

復深疑焉吾將傳之同好者遂手自刻而打之乞余  
 一言蓋鄭成功之事間見稗官諸書且吾邦里巷  
 兒女亦能知而言之則不俟臆論矣以余觀之其人  
 則奇其事亦奇子文好奇乃今得其遺墨不愈益奇  
 邪而其文雖不足取其書雖不足觀孰謂非奇珍邪  
 世或笑子文之癖是子文也

墓誌

子真榎本君墓誌銘

是誌也君蓋已葬者十七年干茲矣延享乙丑君姻

族水戶故侍醫慎齋吉田先生之子子興與余有舊  
 乃為為君也後者臨之之請狀君屬余為誌誌曰君  
 諱之茂字子真榎本其族號忠太夫其先三河著姓  
 世所稱三河三黨之一云蓋在國初時榎本彌五  
 左衛門諱某者食邑紀熊野是為君曾王父慶長中  
 神祖建威公封水戶時曾王父君以番軍之士屬  
 之繇是遂臣于水戶曾王父君生治部治部生之明  
 即君考也君生十一年以良家子近侍義公既冠為  
 步兵長又為前隊長居亡何率前隊卒超為親隊長

祿有加焉先是水戶諒前隊遷親隊者無率其舊卒  
有之唯君一人焉耳一時以榮之肅公時擢帥新番  
軍增祿至一千五百石於是千位祿益崇蓋君少好  
武也論攻勦略熟申令凡其所肄亦莫不兼究者尤善  
射以挽強聞後折節說學休暇則挾策就國中有道  
而正焉不敢耻下聞君性敦厚剛毅後稍稍摧剛為  
柔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則從容稱其所長含弘不  
言其所短使友人退而後其譽故以能容物稱焉甚  
好酒然不及於沈湎居恒自言麴蘖俾我益壯及其

疾將死乎亦手不釋杯杓其豪爽可知享年六十八  
疾卒于家實享保十四年己酉七月十四日也葬于  
水戶青柳邨長慶寺山中君前後在職夙夜匪懈愛  
人好施所屬士卒皆樂為之用配戶次氏生三子長  
之賢號傳藏次里不仕次乙早大傳藏君娶某氏無  
子乃養荒川氏之子先卒傳藏君以今茲乙丑夏六  
月十九日卒於東都於是乎無嗣其疾病請曰以神  
原氏之子臨之為後非敢私請苟守先祀有司議以  
為榎本氏之勲不可廢乃立臨之奉其祀初傳藏君

有志於誌焉不果而死矣臨之與諸父兄相謀有此  
舉蓋繼傳藏君之志也乃  
為銘銘曰  
有文不必有武有武不必有文剛柔時克允臧終厥  
身

墓碣

佐倉故大夫一得多賀君墓碣

君本姓土肥氏諱實良蓋其先土肥二郎實平代聞  
於鎌倉之時實平生遠平遠平生維平維平助和田  
義盛謀叛戰死維平男實重奔東奧屬小野寺氏教  
世孫實安者居增田次實安生實政實政居長瀨城  
生實遠天正中實遠自奧徒江州仕京極氏生實親

實親仕最上氏娶多賀氏生實慶是為理左衛門君  
理左衛門君屬于大阪受室細野氏生君慶長中  
神祖自將伐大阪元和改元大阪滅理左衛門君戰  
死君纔年三歲乳母被髮自傷其指塗血于面使形  
狀不可知懷君犯圍而逃遂與祖母多賀氏奔參州  
匿族人之所君及長瑰瑋個儻好大節年十六慨然  
志於興家祖母謂君曰昔日汝祖以汝父黨于大阪  
無辭於其君自殺汝但當更姓故君冒姓多賀氏當  
是時

猷廟大乳母春日媪貴盛用事春日媪者齋藤掃部  
之女即君之外族也君將適東都因春日媪之姻族稻葉  
侯參州族人為君少之故不許君繆謂族人曰聞有  
事于伊勢神祠請往觀乃往奴菊藏從之者四日市晨  
詒菊藏反之君獨身遂東及至相州大磯驛橐裝懸  
罄而計無所出也君以為窮矣命不可如何隈入欲自  
刺腹而死有壯士從後止之君詐曰吾殺人逃追  
其將至勿止壯士曰吾觀公之狀貌必非殺人者願  
勿匿情君心知有異於常人因告之故

壯

士曰余即稻葉侯使人為某今自西州歸可謂奇遇也遂偕行至則稻葉侯見之偉君之為人大喜與春日媪相謀以聞焉

猷廟賜君於春日媪之假子佐倉侯紀正盛遂仕佐倉與植松某並為大夫寬永甲戌

### 猷廟西朝

天子佐倉侯從行君亦從焉道出品川佐倉大夫某以爭事鬪殺同僚某逃人走告君自追及執槍搥殺其夜

猷廟召見特賞其捷勇舉觴 賜君觀者以為榮佐倉侯薨世子正信嗣立君配朝臣大番軍帥原田氏政之女無子初侯以女公子妻公族大夫高井春正生男民部侯即令君養民部以為子君以得貴寵公孫為己子憚之恒稱公子不敢子侍之其忠而厚亦如是君告老之後薙髮自號一得天和二年壬戌正月十六日終于家壽八十四歲葬于東都城南品川萬松山中民部君諱實宣嗣立民部君娶戶澤氏生空之字士言仕古河侯士言君之子世翼字子羽好

學爲儒與余善延享丁卯歲子羽土萬松之墳壙一  
得君之墓有碑未有銘請余作銘追勒碑陰正倚乃  
銘曰

良于國績維卓兮老于家壽且樂兮安于茲爾之宅  
兮

永阪翁墓碑

翁諱義富字伯有養拙其號蓋三河永阪冠者秀基  
十世孫也其父諱正春稱宗遠仕故瀆松侯太田資  
宗方此之時侯第二子資良別封遠之善地寔爲道

考公侯使宗遠君傳之宗遠君卒翁嗣傳乃歷事道  
道考公及今君凡四十有七年矣享保甲寅翁年六  
十二乞骸骨其君告之宗國是時宗國老成皆已沒  
翁能通典刑明知先世之事故不肯許翁三辭老疾  
不堪職則下命褒寵其舊勲許之其君亦給養老俸  
就閑焉其子子旋嗣傳襲祿翁居職終始與其家世  
系譜共詳于江忠園所作誌及井世翼所撰行狀蓋  
翁自少壯嗜學篤志躬行爲人質直謹慎事君恪勤  
尤謙遜下人其受性溫純好施惠下又讀醫書精於



藥旁善書畫余嘗知翁有三子旋亦從余受業恒  
游其家因得熟翁之狀翁既致仕十五年于今矣孺  
人長山氏亦年高偕老如鼓瑟琴兒孫環膝而嬉戲  
子婦緝御于前以服其勞而家居晏然不失雍熙翁  
幸酒醉愈温克自灌樂園優游以卒歲晚年益好施  
予乃見貧而疾者亦捐其俸自處劑與之因被其澤  
者甚多矣翁以勤勞老臣為其君所推重每有議事  
召見謀之乃辭曰臣之壯也尚不如人今已老矣且  
胸臆懵懵之竒也雖言亦不足施用至強問而後辨

論反覆極竭羽毛之思其所據舊政故事年時日月  
無所遺失其君嘗命得乘輿入邸中翁乃叩頭謝大  
恩退謂人曰吾雖憊矣幸能偻步而挾君之寵禮輒  
乘而馳若與邸中人士遇諸塗何一恐於輿上頷邪  
遂杖而步自如又在君所語每及宗國先侯及道考公  
未嘗不泣下其忠厚出於誠心而恭儉謙虛佗  
皆如是先是翁病聾乃辭一賓客知友曰諸君不選  
棄幸來道故正頗重聽徒令客厲其色疾其聲耳謝  
而不見然以其齒高德劭人皆敬慕請見不已則出

與之語循循無倦各厭其意今茲秋七月患臃腫九月小捐閏十月再寢疾至十一月躬自診脈曰是謂沈溺重脰之疾不可為也命矣夫乃聚親故皆見為辭悉分器用與之又見家人侍疾者曰為吾之故亂頭垢面不解衣帶連月吾懼汝輩之勞疲由是每如廁亦辭謝扶持者必自盥漱不欲使人多勞十一日病革矣孺人坐於牀下子旋季德坐於足翁曰渴子旋唯而起親執湯藥翁視子旋改服悅曰衡于汝之順孝吾知之我死則必薄葬之其敦匠事木若美然

疑聞

者非我志也吾門之有虞氏瓦棺庶幾汝用之少之曰願見石子於是子旋急折簡召余速往翁起坐曰吾子辱知義富又辱教義富之子吾死濱矣何可不與子辭乎乃命季德行酒翁自稱觴屬余遂言曰人之所願者豈不其子弟孝友其婦姑不勃礮其孫繩繩而繁祉老壽和樂以湛乎吾皆得之顧老夫愚蠢豈致此乎均之祖考之餘慶也且我家至衡三世似續其職雖叢爾哉亦滕薛大夫也吾事畢矣復何求哉子若或因衡之請銘吾墓乎不使老夫堙滅者

唯吾子也其言笑猶不疾者余敬諾退而後知翁之  
爲力困也其將卒之夕亦使家人談笑聽之及丙夜  
拱而眠其女綺和就視已逝是爲考終命也實寬延  
改元戊辰冬十二月十五日也以延寶元年冬十月五日  
生享年七十六葬于東都城北雞棲窪大乘寺有三  
子長正衡即子旋次女即綺和次有鄰即李德皆長  
山氏之出也子旋好學身通六藝尤精於禮乃涕泣  
曰薄葬雖夫子所屬吾何忍哉遂具禮葬之以盡其  
志可請違而禮余亦助葬與執紼焉既而建石表於

墓道子旋果請銘且翁之言猶在耳余乃銘曰  
往彼木縉爲句民何貴貴溫柔嗟旅人舉德輶泉之  
十必有知冀永綏

大竹君墓碑

大竹源太郎君諱正遲字子棲自其先至君七世食  
邑武之稻毛入五百石君幼襲封享保中爲書院直  
郎爲人謹素質直恬於勢利恂恂似鄙朴人自少嗜  
學好古多購典籍至裨官傳可之書亦靡不兼藏之  
自稱書淫又參禪恒誦經錄自喜其知友皆文士僧

道晚年益耽隱趣尤厭見動競之人寬延戊辰稱病  
致仕——遂薙髮號曰俊嵩余知君蓋二十年  
矣先是爲君作其家園記略稱其行事君則悅曰此乃  
如我意所欲出亦實錄也吾幸因子不朽寬延己己  
歲——正月九日無疾暴卒有六子長龜奴爲嗣  
季女幼餘皆夭葬于稻毛盤井山泉澤寺祖兆之側  
龜奴君刻石爲二碑一立盤井之神道一立東都城  
北襄荷谷傳明寺中正猗因其請勒銘其辭曰  
莫堅匪金莫溫匪玉乃如之人古處所欲克于肯堂

思貽之勗惟碑東西以備陵谷

識池氏墓石

高伯華之妻池氏名俊年十五適伯華既幹理家事  
有倍年之覺而貞淑清惠伯華從余游余往其家每  
談唐詩池氏隔障私聽伯華問曰卿亦有所識不對  
曰彷彿志之因誦憶數十首且解詩意頗有雅人之  
致寬延己巳九月年二十逝主一男一女葬武州碑  
川興善寺伯華請余爲近體一絕以題碑陰其詩曰  
閨裡香烟黯不開紅顏已被曉霜摧尚餘掌上雙珠

色照映應知滿夜臺

濱田故侍醫春江森脇先生墓碣

春江先生諱清記本姓小島藝州廣島人莫詳其出自先生嘗師同鄉尼子翁學醫勵志銳思研究其業當是時石州濱田侯侍醫森脇仲安君養先生為嗣故胃森脇氏遂徙濱田仲安君已卒先生襲其祿乃以湯藥侍泰嶺侯盛德侯及今侯而國中之人遇先生者靡不生活其業精也先生為人質訥謙虛歷仕三君終始如一人稱其篤行余不知先生而知先生

之門人東菴君久矣東菴君亦濱田人少時師事先生居三年盡得其傳方則辭來東都盛試其術其術愈驗其名益興而都下之人遇東菴君者靡不生活亦甚乎先生之於國中焉受其業精也歲庚午先生祗役于東都藩邸東菴君曰吾久索居于數千里外罔日弗思先生者三十年而彼此共老矣今再得承聲咳奚喜如之雖則在鞅掌中數問其客舍又時時餽之以珍異其膳其色養恭順猶事父也先生嘗謂東菴君曰昔汝辭濱田時吾既有道求之嘆果哉末

之難矣吾修我業以行於一國所行景矣汝受我業以  
施於大都所施博矣其精亦過吾遠矣吾奚敢稱汝  
師為

是歲夏先生寢疾東菴君日  
夜營救無所不用其極也其病間召東菴君屬以後  
事焉曰吾妻子先皆已沒而焚獨十數年縱得反葬于  
鄉亦孰能嘗烈者吾以死於汝之年與歆汝之祭為幸  
耳越六月二十二日卒于客舍春秋六十四初配先率繼配  
出三配亦卒子姓皆夭先生臨死請為嗣者於郎有  
司于時侯在國故未有命東菴君權代喪主乃款其

事葬于武州東雲山青龍寺既而起墳建石謁余之  
一言以不朽之余按其狀畧叙大較東菴君姓池上  
名玄洛其題碣面者即主僧所謚云是為銘銘曰  
匪必丘首即安于此匪必子孫祭則弟子還乎大塊  
者夫子之身耶業之無隕者夫子之神耶

安津故司郡松村君墓碣

安津松叔文每從其侯東朝問古文於余益有年矣  
屬者屬其父教融府君碑銘按狀府君諱正徧稱權  
內姓松村氏勢州人世仕安津其為人厚重少為小

吏以廉見稱稍遷領計簿書正屢加賞賜竟保中增  
祿為計吏長居歲餘有安津別邑在和州君又加祿  
為司郡將家之和州至則以愛利為化甚得民情竟  
延中以疾辭職乃賜衣服黃金得歸安津是時諸百  
司以君精練於吏事猶議俟其病瘳復以用之寶曆  
元年辛未自陳疾篤固請致仕是歲冬十二月十三  
日卒于家行年六十五葬安津城北西元寺君娶范  
菜氏生一女無男養叔文為嗣叔文名正備既襲祿  
以善書為史銘曰

吏之為吏用廉為美嗟乎之子由之撫仕

蘓山伊庭君墓碣

姓伊庭氏

君諱正要字求道號蘓山東都人祖正父正勝君  
志堅行厲少時冬月衣不重纒精力武藝學御於名  
騎柴崎氏遂窮其術享保三年戊戌仕屬步兵隊故  
事步兵每盛夏廬于水濱習泗以備水戰隊士江乘  
某與加藤某有郤嘗在廬中江乘援刀將郟加藤君  
從旁挺身奪其刀傷右手將指流血淋漓而神色自  
若忠告解之二十深服其言由是隊長謂君為可幹

事者遂傾意親待之自十三年戊申至十四年己酉  
以選三巡檢關東——新田前後皆為有司所稱十  
五年庚戌隸司農是歲又二行諸郡元文四年己未  
擢為大農宮屬——賜宅一區君性至孝以二  
親信敬釋教其殞後誦法華經數十年無有廢日晚  
節蘊藉雖家人不見慍色又好諷詠和歌云寶曆二  
年壬申冬寢疾君有妹自少仕——月光大夫人四十  
一年于茲是歲——大夫人薨乃釋形為尼名曰妙僊  
朝廷賜俸歸於君家君見妙僊大喜妙僊亦竭力

看護之寶曆二年癸酉春正月朔君雖在牀蓐力疾  
盥漱服飾北面遙拜城闕益示誠敬於子孫也越二  
十九日卒自釋褐於斯三十有六年矣君受室森氏  
氏生五男長當篤字伯厚先既任與君同僚次正英  
次正致出嗣鈴木氏次正能次正藉先大伯厚嗜學  
與余相識久矣迨其營葬建碣妙僊出費助之伯厚  
請銘於余家在城西四谷理性寺中銘曰  
幽谷四回爰卜佳城錫類不匱永饗存亨

阿仲之墓石

佳恐佳



懸河四宮炳文既冠受室宮津大夫角田氏以奉  
桃止何嗣為大夫而未有子也其昆弟親故每相聚  
謂之曰今子所不足者非位祿也曷為久而未有子  
也豈克菽無子固不可幾而得之邪人情孰不欲有  
子即欲焉亦其得與不得不可幾之矣無已則寧負  
冥令術而肖之卒俾夫人之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母  
不敢絕世代而廢先祀也其於三不孝謂之何然子  
齒尚少猶可幾而得之矣必當旦夕有熊羆寢牀之  
慶焉後數年始舉男矣乃喜命之曰冲實伯也曷為

伯而曰仲襲父小字於是乎其昆弟親故各持牛酒  
賀焉曰果哉幾子舉子欲男得男又何求焉是先生  
之覆露子也余與四宮氏世親且炳文嗜學從余游  
故余已聞仲之在襁間而呱呱又已視仲之日岐月  
疑爾來每遇其昆弟親故必問曰仲不有恙乎將就  
口食與能嬉戲與而稱願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其家  
賢之大肯堂之盛者是亦人之情已屬有赴仲夫者  
余鄂而往吊之因聽其昆弟親故慰之僉曰勿傷勿  
傷孩抱中物何至於此此蓋新哀之然耳獨不聞商

瞿之事乎矧也吾子年未四十且孺人尚少必復賴  
先人之靈從今而後屢瞻爾門有懸弧也吊客皆出  
炳文更延余別室潛然泣下曰哀哉歟初生兒成煥  
夫妻萬方幾之九年而始舉矣故其鞠拊之勤愛憐  
之深朝則父抱之夕則母腹之唯俟其成立之弗違  
亦以此為樂而未敢謂劬勞也不圖癘癘為劇一夕  
而矢焉嗚呼天之不吊奚為與之之緩而奪之之暴  
也潛自撫衾禍則五內若裂淚迸涕交雖忍而不慟  
安得神氣不變乎既而心方悟人年脩短實斗極之

所使而命之不可奈何且惡端木喪明之責遂吞聲  
而搏膺抑哀而豁情顧矚為仲也母者幽痛於房隅  
亦有不可忍見者俯而傾耳以聽其詹詹則哭訢々  
殤之也乃為之就拊其背且諄喻禮之不可踰制之  
不可違彼心已了吾之弗肯聽復慟而將絕矣然吾  
固防閑不敢許之既殤矣雖則既殤矣不得不展輪  
掩坎既封矣則母人哭訢曰願表石乎墓勒銘乎石  
焉吾不能恣然乎再欲其請敢以許之既石矣然以  
此殤焉之兒虛筆于不朽將焉用之唯識兒名與死

日而已此成煥之志也敢煩之子子其圖之余聞斯  
 言深悲其心為之歎歎遂綴之辭授以刊之中以寶  
 曆甲戌歲冬十一月二日大汶距生寬延己巳歲書  
 六歲也葬東都郭北日暮里長久山中先隴之側  
 之以銘銘曰

父母葬兒安茲在茲豈不女悲豈不女思

湯丘居士墓碣

居士諱穉圭字伯理姓森本氏久住東都初寓陶坊  
 坊中間徙舍數處後居東郭外湯島因自號湯丘居

居士字下士  
 字脫乎

士余與居士定交一紀于今常游余廬至必信宿彌  
 日情好益厚故得押知其狀居士嘗師心學書梁其  
 尋古今諸體至精矣居恆自云秦篆漢隸晋草唐楷  
 是吾所從事也趙宋以降蔑足法也而不悅明文徵  
 仲尤甚至謂以彼新奇傳茲麗弱於我東方者其  
 惟衡山氏邪其立志有如此者人求其書一切閉之  
 遇老者若舊識懇請不得已則曰吾質鈍不能草草  
 不遑而作之姑待他日因為謝客闔戶專精畫思一  
 朝援筆揮灑同字數幅並貼諸壁上或仰或卧或坐

以觀焉若是者率二三旬最後自唾罵曰拙拙即寸  
寸裂之盡昇之炎火唯留得意一幅授之且戒之曰  
必勿裝他日自造其家請令出之猶復熟視毫有弗  
可乎心者雖裝已成急奪徑去更寫又如初繇茲人  
人亦憚其煩居士曠日彌久而罕有請者矣嘗謂人  
曰吾嗜斯技癖也然素不欲備應世之具亦唯以此  
自樂而已吾書雖至醜惡其隻字片紙若有不朽將  
奈後之識者何未竭吾力之所至又未究吾技之所  
窮則於吾乎有慙乎心矣既竭其所至既究其所窮

則於吾乎無悔乎心矣其厚儲自愛而不敢苟有如  
此者居士單貧一裘一葛雙刀耳為人少言沈澁而  
不能蠖屈從物朋酒之會若有雜賓對居士交言者  
便神意不接唯仰屋撫掌爾性嗜酒粟多飲人或勸  
之云吾舊稱上頓量固大五六斗能受焉一二石亦  
能受焉然微醺中故自有佳所嘗在陶氏坊時所相  
識瞽者來自東鄙學箏都下主於居士之家一夕雨  
雪居士他適而歸矣中夜飢甚欲炊無薪計不知所出  
潛自割半簪箏燒之糜熟啜且喚瞽曰美哉糜師不

亦飢邪瞽驚覺乃言乃食遂搜及提壺長跪曰是吾  
秘貯也謹報厚意對酌酣暢居士起開軒牕曰望飯  
然乃拍手曰如此良夜何惜哉師之無目瞽者少乘  
酒氣整飾音辭曰天令吾以耳當目心固已了其極  
佳白雪之夕白雪之曲一彈不惡其能聽之邪因摸  
索室中三匝居士憮然曰箏乎吾既打折以易新箏  
鄂且怒直捉杖逼於居士居士徐徐拊其背曰賴藉  
箏之靈吾與師飢寒俱解又何見愠之甚瞽亦笑而  
止彼其韻中有如此者居士所殊善者吾黨田隕數及

畫者佐嵩之也近者謂二生曰吾心甚痛即使醫治  
之居二三日過田生曰痛稍已勿憂然人命朝露盍  
死無時他日溝壑之所托唯子與佐生在矣因言笑  
如常少之暴卒實寶曆乙亥夏四月二十六日也於  
是年斂于隕數氏殯于嵩之氏葬于城東誓願寺中  
居士生平未嘗語及其父母昆弟之事故雖親友莫  
詳其出自及為何所人者也前是集飲余矚其歡適  
強使之笑笑焉曰甲申余以降因此數之卒年五十  
有二不娶無子著書若干有既成者有未刻者行將

俱行于世二空相計諸友合資已境立碑猶且以其  
狎知居士使余作銘余而為之曰其所也美敢讓焉  
銘曰  
鳥跡之道多歧安之伯兮執筆獨行中達孰俾之勿  
迷惟心之為師

艾荷園文集初編卷之八終



